天灾与人祸：爱尔兰大饥荒文学书写中的历史创伤——以《海洋之星》和《长日无尽》为例

陈煜芸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 350005

摘　　要： 1845年到1849年的爱尔兰大饥荒，不单造成了人口数量骤降和大规模移民潮，更是对爱尔兰的民族记忆和文化身份带来了深远影响。约瑟夫·奥康纳的《海洋之星》与塞巴斯蒂安·巴里的《长日无尽》，两部作品均把叙事背景放在了爱尔兰大饥荒期间；它们通过刻画饥荒灾害、移民境遇以及社会层面的生存困境，把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交织作用下产生的历史创伤呈现了出来。这类文学书写不光还原了饥荒时期极为严酷的生存危机，也点明了殖民制度和社会结构在灾难恶化当中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这项研究比照了两部小说的饥荒叙事内容，梳理出自然灾害、人为祸患和移民体验三者之间复杂的内在关联，并借此探析爱尔兰大饥荒文学书写里所蕴含的历史思辨内涵。

关 键 词： 爱尔兰大饥荒；《海洋之星》；《长日无尽》；历史书写

Natural Disasters and Human Tragedies: Historical Trauma in Irish Literature on the Great Famine — Taking *Star of the Sea* and *Days Without End* as Examples

Chen Yuyu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5

Abstract: The Great Irish Famine of 1845–1849 not only caused a sharp decline in population and a massive wave of emigration, but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Ireland's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Both Joseph O'Connor's The *Star of the Sea* and Sebastian Barry's *Days Without End* are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reat Irish Famine; by depicting the ravages of the famine, the plight of emigrants, and the societal struggles for survival, they reveal the historical trauma resulting from the interplay of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Such literary works not only recreate the extreme survival crisis of the famine era but also highlight the role that colonial systems and social structures played in exacerbating the disaster.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famine narratives in the two novels, unravels the complex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natural disasters, man-made calamities, and the experiences of emigrants, and thereby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embedded in literary depictions of the Great Irish Famine.

Keywords: **flrish Famine; *Star of the Sea; Days Without End*; historical narrative**

引言

1845到1849年间的爱尔兰大饥荒，可以说是19世纪欧洲颇具分量的灾难性事件。马铃薯枯萎病的蔓延造成主要口粮大面积歉收，那些长期以此为食的爱尔兰底层民众很快就陷入了饥饿的泥潭。然而，这场饥荒的根源并不全在天灾；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土地归属形态、经济运行逻辑以及官方救济方式等深层因素，同样牵扯其中。

文学作品之于历史灾难的记录与反思，有其独特价值。小说不同于传统历史叙述的地方在于，它能借助人物遭际、空间体验和情感记忆来呈现灾难中的个体经验，让历史事件脱离人口数据或政治话语的抽象层面，还原为具体生命所承受的苦楚。《海洋之星》和《长日无尽》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爱尔兰大饥荒做了重新书写。两本书的叙事路径虽有不同，却都聚焦于饥荒年代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且借助移民、航船、异乡生活这类空间元素，把灾难的延续性影响给呈现了出来。

《海洋之星》以1847年爱尔兰移民搭乘“海洋之星”号赴美的航程为主线，借船上不同阶层人物的遭际，呈现出饥荒年代爱尔兰社会的多重矛盾。航船在作品中既是摆脱饥荒的希望之所，也成了阶级分化、疫病与死亡交织的封闭场域。爱尔兰著名文学评论家凯伯德评价道：“这部小说在广度和深度上足以与狄更斯和特罗洛普的任何作品媲美”。[1]《长日无尽》则围绕托马斯·麦克纳尔蒂与约翰·科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尔这两个人物的遭际展开，把爱尔兰移民如何逃离饥荒、又如何在美国社会中逐步立足的曲折过程给铺展开来，由此进一步带出移民群体在新大陆所要面对的社会排斥与经济上的困顿。基恩 (Danuta Kean) 认为：“《长日无尽》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其故事场景宏大而独特，时间线相互交织却又连贯流畅，而最重要的是那坚定有力、真实可靠的叙事口吻，使读者难以忘怀。”[2]

本文希望通过比较《海洋之星》和《长日无尽》这两部小说里的饥荒叙事，梳理自然灾害、人为因素以及移民经历之间的关系，进而去探寻文学是以何种方式重新搭建了爱尔兰大饥荒的历史记忆。

一、爱尔兰大饥荒：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的共同作用

19世纪爱尔兰社会长期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其中马铃薯在普通农民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土地占有关系长期不公，“爱尔兰农民靠小块土地生活，几乎全部谷物收成（有时是全部谷物收成）都不得不出售，用于缴纳地租。”[3]铃薯产量高、对土壤适应性强，这些特性让它渐渐成了贫苦农民饭碗里的主食。然而，单一农业格局也使得爱尔兰社会一旦碰上天灾就会束手无策。爱尔兰经济史学家科马克·奥·格拉达（Cormac Ó Gr á da）指出，大饥荒前的爱尔兰社会并非简单因为“人口过剩”而陷入危机，而是长期形成的农业结构和对马铃薯的高度依赖，使社会面对生态灾害时缺乏有效缓冲机制。马铃薯歉收虽然是饥荒爆发的直接因素，但真正造成大规模死亡和人口迁移的，是经济结构脆弱性与社会救济体系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4]

1845年马铃薯疫病爆发，大批马铃薯腐烂歉收，导致了依赖马铃薯生存的贫苦农民食不果腹。不合理的农业结构，让本就脆弱的社会经济体系迅速崩溃。而地主与佃农之间不对等的关系，又将普通百姓的处境推向了更艰难的境地。“据估计，1800年爱尔兰人口约450万人，1841年（第一次举行可靠的人口普查）为800万人。”[3]无法承担土地租金的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就此成为流离失所的灾民。

而爱尔兰大饥荒之所以愈演愈烈，与英国政府在那段时期所采取的政策走向密不可分。《长日无尽》中，作者借主人公家里的遭遇呈现了这一矛盾：“我老爹是出口牛油的，不过是小本营生，把木桶装的牛油从斯莱戈的港口运出去，卖到英国。所有好东西都要运到那边去……留下来给爱尔兰人自己吃的就只有土豆了，如果土豆也没了，那倒霉的爱尔兰就什么也不剩了。”[5]由此可见，爱尔兰的农业并非真的缺粮少食，而是在殖民经济体系之下，大量农产品供应出口，底层的本地人只能靠廉价的马铃薯生存。一旦马铃薯歉收，原有的粮食供应格局就无法满足普通人的基本需求了。与此同时，19世纪“自由放任”的经济观念在英国政府那里颇有市场，落实到饥荒救济上，就变成了一种束手束脚的有限干预，无法从从根本上真正缓解灾民的处境。政府政策的不充分，让原本由自然灾害引发的粮食危机进一步转变为社会灾难。

大饥荒造成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致使大量爱尔兰民众丧生，二是引发了规模庞大的移民流动。但移民迁徙并没有彻底终结民众的苦难，跨大西洋的航行过程，以及抵达新大陆后的生存状态，依旧充斥着未知磨难与生存压力。这场饥荒彻底重塑了19世纪爱尔兰的人口格局，也留存下难以磨灭、延续至今的民族记忆创伤。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文学作品通过个体叙事重现了饥荒年代的真实境遇，让这段历史创伤拥有了情感表达的载体，也能依托文化形式完成代际传承。

二、《海洋之星》和《长日无尽》中的饥荒叙事

“1845年的爱尔兰只依赖一种作物即马铃薯。近两百余年来，在英国地主残酷的剥削和恶劣土地制度下形成的单一化种植模式在马铃薯致命病菌的侵袭下彻底崩溃。”[6]两部小说都不约而同地把自然灾害作为叙事的起点，通过对饥饿、疫病和死亡等场景的铺陈，让这场饥荒对普通民众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变得具体可感。不过，它们并没有简单地把灾难归咎于自然力量；在呈现自然灾害的同时，两部作品还进一步把社会结构以及历史语境怎样助推了灾难蔓延的机制给揭示了出来。

“和每一场夺去人命的饥荒一样，之前已经有许多场饥荒发生过。（过去三十年爱尔兰发生了十四场饥荒，在18世纪中期还曾爆发一场灾难性的枯萎病疫情。）点燃这个引火盒的火花，是出现于两年前的真菌感染，它摧毁了爱尔兰穷人的主食马铃薯，这种疾病的具体名称尚未可知。”[7]《海洋之星》借助饥荒时期乡村景况的刻画，把粮食短缺所引发的社会危机给呈现了出来。马铃薯本系爱尔兰普通农户赖以活命的主食，此物一旦歉收，大量贫困人口便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依托。饥荒造成的冲击并不局限于身体上的饥饿感，既有的社会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遭到松动与改变；贫困、疾病和死亡，慢慢成了整个社会绕不开的普遍境况。

《长日无尽》这部作品，不仅把叙述重心放在了爱尔兰本土的饥荒状况上面，还进一步把移民离开故乡以后在异地所碰上的自然困境也给纳入了书写范围。小说中，马斯和约翰逃离爱尔兰之后，到了美国新大陆照样得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暴风雪、洪水这些灾害接连不断地冒出来，作者借由这些场景把移民群体在陌生环境中的艰难挣扎呈现了出来：“手套也冻上了，手指很快就僵硬地紧箍在缰绳上，坏死般毫无知觉，我们几乎感觉不到自己还有手了。风是冰冻的刀片，仿佛能把弟兄们的大胡子给剃个精光，只不过胡子本就已冻得如金属一样坚硬。”[5]这段文字依托细腻的身体感官描写，把自然环境的残酷特质充分展现了出来。严寒天气不光直接威胁到移民的生命安全，也把他们在新大陆的孤立与无助感进一步加深了。自然灾害由此成了人物生存困境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即便顺利逃离了爱尔兰饥荒，移民后续的人生依旧充满着未知与凶险。借助对自然灾变的细致刻画，《长日无尽》把爱尔兰移民在异国他乡承受的持续性创伤充分展现了出来，移民的苦难并不会随着离开故土而终止，反倒会在全新的地域环境当中以不同形式持续延续下去。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在爱尔兰大饥荒的历史脉络当中，“棺材船”可以说是最具象征指涉意义的一个空间。科马克·奥·格拉达指出，大规模移民虽然成为爱尔兰人口危机中的重要缓冲方式，但这种迁移机会并非所有人都能够获得，最贫困群体往往因为缺乏迁移资源而被困于饥荒环境之中。因此，移民既代表逃离灾难的可能，也体现了社会不平等在灾难中的延续。[8]

《海洋之星》把移民船当作了主要的叙事空间来使用，借助船上不同阶层人物的遭际，把饥荒背景下人与人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呈现给了读者。Claudia Carroll在谈论到这部小说的历史书写特征时指出，这部作品并非对饥荒历史的简单复现，而是在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借助多重叙事视角来重新审视历史记忆与个人经验之间的交互关系。[9]因此，小说里的“海洋之星”号除了是一艘运载移民的船只，更是一个承载集体创伤记忆的象征性空间。

《长日无尽》则通过主人公对移民经历的追忆，直接呈现了“棺材船”上的苦难：“我才十三岁，从心底里，在本能深处，我知道自己也必须逃命。黑沉沉的夜色中，我就偷偷爬上了一艘船。我最多就只能讲这么多了，那是很久以前的经历，是在到美国之前。我跟那些衣不蔽体，一无所有的人，那些饿得前胸贴后背，有气无力的人，一起在船上待了六周。很多人中途掉下了船，掉到了海里。”[5]这段叙述把饥荒年代爱尔兰移民被迫离乡的那种绝望处境给刻画了出来。十三岁的主人公并非出于自主意愿才选择踏上迁徙之路，更多是在死亡步步逼近的情形下，拼力去抓住一线活下去的可能。

三、两部作品饥荒书写的比较

《海洋之星》里面，饥荒的叙事主要聚焦于移民船只这个空间上。小说把“海洋之星号”构筑成了一个浓缩了的社会场域，不同阶层的人物被拥挤在同一条船上，一同经历着疾病、饥饿还有死亡。船舱内部的空间划分不光反映了乘客之间经济上的差距，也把爱尔兰社会长期存在的那种阶级分野映射了出来。相比之下，《长日无尽》则采用了一个更开阔的叙事视角。这部作品不光关注爱尔兰本土的饥荒状况，还追溯了移民离开故土以后的生活轨迹和遭遇。在对小说人物的刻画当中，逃离爱尔兰绝非灾难的终结，反倒标志着另一种生存困境的开启。无论是在横跨大西洋的航程当中，还是在定居美国社会之后，这些移民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且边缘化的位置上面。

通过船上不同人物命运的交织，《海洋之星》把爱尔兰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揭示了出来。饥荒期间，穷人承受着最为沉重的灾难打击，而社会资源分配上的不公使得他们很难获得有效的救济。《长日无尽》中，则把视角延伸到了移民之后的生活上面，借由主人公在美国的经历，把饥荒带来的那种持久创伤展现了出来。尽管移民已经离开了饱受饥荒摧残的爱尔兰，但他们依然面临着贫困、歧视以及身份认同方面的挣扎。从这个角度来看，饥荒造成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消失，反倒是在新的社会环境当中继续潜伏着，并且不断发酵。

这么一来，《海洋之星》与《长日无尽》这两部小说就通过文学叙事把爱尔兰大饥荒重新审视了一遍。在这两部作品里，饥荒不再被简单地看成是由马铃薯枯萎病引发的自然灾害，而是被描绘成一场复杂的灾难——自然因素、政治力量和社会状况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且彼此加剧着。殖民统治底下那种土地所有权模式、受自由放任经济原则指导的救济政策，还有阶级分化所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均，全都通过文学叙事的层层展开而呈现了出来。这种多维度的再现方式使得大饥荒的历史图景更加复杂了，也更能贴近它作为制度性创伤的那种真实本质。

四、结语

“爱尔兰饥荒既不像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所宣称，‘上帝送来了马铃薯，英国制造了饥荒’，甚至是一场‘大屠杀’，又不是‘修正主义者’所要去除的‘神话’。它的发生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10]《海洋之星》和《长日无尽》对爱尔兰大饥荒的文学再现来看，这一历史事件背后的复杂成因及它造成的深远影响，在两部作品中均有呈现。马铃薯枯萎病固然是触发大饥荒的直接诱因，而殖民统治、土地制度以及社会层面的不平等关系，则与天灾交叠在一起，一步步把灾难推向了更严重的境地；这些在小说里头都有所揭示。经由对个体生命历程的书写，文学作品让这一历史灾难不再囿于事实层面的记录，而是转化成了一种承载记忆、身份与创伤的文化载体。

参考文献

[1]Kiberd, Declan. After Ireland: Writing the Nation from Beckett to Present. Harvard UP, 2017.

[2]Kean, D. Sebastian Barry’s “glorious and unusual” novel wins Walter Scott prize [N]. The Guardian,2017-06-19 (D7) .

[3]［英］罗伯特·基：《爱尔兰史》，潘兴明译，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

[4]Ó Gr á da, Cormac. “Ireland’s Great Famine.” ReFRESH (Recent Finding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No.15, 1992, pp.5-8.

[5]［爱］塞巴斯蒂安·巴里：《长日无尽》，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6]曹瑞臣 . 马铃薯饥荒灾难对爱尔兰的影响——作物改变历史的一个范例 [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18(06):199.

[7]［爱］约瑟夫·奥康纳：《海洋之星》，陈超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版。

[8]Gr á da C Ó. The next world and the new world: relief, migration, and the Great Irish Famine[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19, 79(2): 319-355.

[9]Carroll C. The Great Hunger is great novel”: historiography and meta-fiction in Joseph O’Connor’s Star of the Sea.2019.

[10]杨天虎 . 英国政府对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荒的对策研究 [D]. 南开大学 ,2013.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